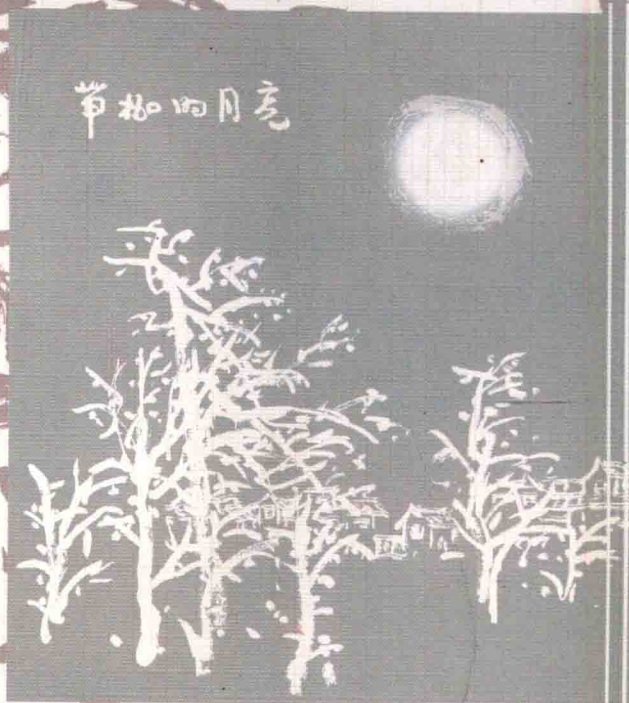


桂岭文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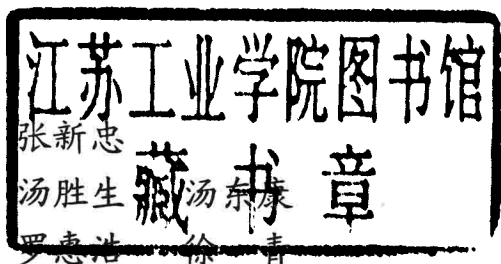
节柚的月亮

姚生平 著

桂岭文丛编辑委员会



桂岭文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新忠

副 主 编：汤胜生

罗惠浩 徐 青

编 委：汤国云 徐 放 赖雨桐

涂志军 李 最 谢楚生

赖伟华 蔡辉凌

责任编辑：谢楚生

封面设计：汤胜生

校 对：赖伟华 蔡辉凌

带枷的月亮 · 诗文选

作 者：姚生平

编 审：谢楚生

封面设计：汤胜生

编 辑：桂岭文丛编辑委员会

文丛编号：桂岭文丛（八）

地 址：蕉岭县文化活动中心
（城南开发区）

邮 编：514100

电 话：0753 — 7866724

准 印 证：蕉新准印字（2006）第 4 号

印 刷：蕉岭县教育文用厂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11

字 数：250 千字

印 数：1 — 2000 册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工 本 费：18 元

自序

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凑这个热闹拼凑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还要让那么多人为此劳心伤神。

这看来真是不该实在是不应该的。

但我想，如果没有粗俗，怎么能反衬出高雅来？这样想着，这粗俗便也有了它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了。

十八岁那年，我就企盼能和自己的四十岁有个约会，并希望能和她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在当时看来这是极遥远也是极奢侈的企盼。但不知不觉中，这个梦想中的恋人已经实实在在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虽然显得有点茫然有点苍老有点令人捉摸不透的心虚，但毕竟就与我十八岁的梦想见了面。至于能不能对她说上几句安慰的话，我现在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四十岁我经历了很多体验了很多也不无遗憾地满足了很多。

当然，我也知道，较之于八十岁的智者，我这俗不可耐的四十岁是多么单调多么肤浅多么不值一提的。但不论是四十岁还是八十岁，不论是俗人还是智者，放在了人类悠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可怜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这样想着，就勾起了我对月亮带枷的一些思绪。

雾气很重的日子，月亮周围会被一层淡黄色的光晕包裹着，月亮无法发出应有的光华。村里老人传下来的说法，那是月亮在带枷在受苦。

那些时我总觉着小妹是月亮。她在小学四年级画的仕女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到灵动的水影，但她初中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辍学的原因是她不想让我这个读高中的哥哥辍学。如果小妹不是出生在山沟里的穷苦人家，如果小妹有一个稍为优越的条件，她是一定可以很光华的。我常常这样心痛地想。

其实，你、我、他，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能够那样，如果生命里的关键时刻能多一个贵人多一份勇气多一份成熟，我们的生命所折射的光华就一定能清亮一些耀眼一些美丽一些的。

但是，命运是不会相信如果的啊！

人就是这么古怪的动物。当领导的总想自己的官当大些，管的人多些，权力尽可能大些。当一般干部的总想自己的工作清闲些，工资高些，老婆尽可能漂亮些。但即便你官当大了，管的人多了，权力也大得可以了，你还是免不了要遗憾；即便你工作清闲了，工资高了，老婆也看上去漂亮了，你还是免不了要烦恼。

可见，生活是免不了遗憾和烦恼的啊！

然而，即便遗憾和烦恼真的几乎就要成了生活的本质，我们仍是可以记住一些让自己感到精彩和温馨的日子。

子，只是我们每个人所感受的层面和程度不同罢了。搞科研的，取得了重大成果可能会欣喜若狂；当干部的，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可能会心情舒畅；做小贩的，今天能多挣得伍元小钱也就可能心满意足了。

对于百万富翁了很久的人来说，伍元钱是无论如何不能勾起他什么回忆的。而对于小贩级的刚刚走进四十岁的我来说，这本《带枷的月亮》就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想快乐一点充实一点活好一点的。但我们总是免不了要烦恼要空虚要带上这样或那样的枷，总是无法发出应有的理想的令自己满意的光华。

天地良心，我是想能写出更多些更好些更能使人赏心悦目些的东西来的。可我也总是这样无法那样，总也摆脱不了那些个生活的生存的生硬的枷。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枷也还是免不了的枷。

那么，就请您原谅了我的无奈和浅薄罢！

姚生平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上 卷 · 小说散文

雾气很重的日子，月亮周围会被一层淡黄色的光晕包裹着，月亮无法发出应有的光华。村里老人传下来的说法，那是月亮在带枷……

带枷的月亮

姚生平
著



只要能将手握紧，我就会将你高高地捧在头顶。

目 录

上卷·小说散文

带枷的月亮	(1)
最后的眼光	(26)
让座	(37)
无私	(41)
生命里的“遗书”	(44)
牵挂	(50)
驼背爷爷	(53)
解读人生	(58)
自考缘	(60)
蚁道	(63)
知己	(66)
重逢的喜悦	(68)
开会	(70)

中卷·书信札记

请与我同行	(71)
致吴宏聪教授书	(283)
代清玉伯父书	(284)

下卷·诗词歌曲

客家土楼	(285)
爱情咏叹调	(287)
电视	(288)
梅江——我们的母亲河	(290)
老乡	(292)
寄远方的妻子	(294)
父亲	(296)
不老的回忆	(298)
月光下的流星	(300)
夜	(302)
新生儿	(303)
新别	(304)
职业的断想	(305)
网情欢歌	(307)
四季	(309)
师恩	(311)
牵手	(313)
内心	(315)
给 QY	(317)
秋后的黄叶	(321)
我们来到烈士墓前	(322)
知了	(324)
土地	(325)

我是共产党员	(326)
儿童的乐园	(328)
申请书	(329)
咏仙桥飞渡	(331)
不要回头	(332)
咫尺天涯	(333)
梅江——我们的母亲河	(334)
母爱	(336)
愿为梅州添锦绣	(338)
等待	(340)
无奈	(341)
为什么回忆不衰老	(342)
共享一片蓝天	(344)
放飞希望	(345)
后记	(347)

带枷的月亮

唉……

这地方也确是太吵了！我把刻错的字，重重地涂上白蜡，然后把烟火靠近涂蜡的地方。没想到风扇把蜡纸掀了起来，粘在烟火上，留下了一个丑恶的洞，刻好了半张的蜡纸，前功尽弃。我懊恼地把刻写纸狠狠地揉成一团，重重地叹了口气。

“爸爸，爸爸，《渴望》来啦。”阿春叔的儿子高声喊着。

“别理他，是节目预告，还有好长的广告呢。”阿春叔的大女儿尖声更正。

“哎唷，哎唷！”隔壁二伯又在揪阿顺的耳朵了。

“放了假也不知道要帮家里干点活，就知道到外面野，就知道看电视。爸爸还没你这么大时，就要到排里陈屋去挑水了，现在你倒好，门口有‘管子井’了，抽几桶水也要等着我们回来！”二伯拎着不停地“哎唷”的阿顺，边走边骂。

“排里陈屋！”我的身子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

一丝莫名的隐痛向我慢慢袭来，渐渐浸透我身上所有的神经。然后，它们又有规律地收拢、集结起来，停留在我的胸口，像一块压扁的海绵，迅速地抽满了我身上的水和血后，便胀在胸口

带枷的月亮·姚生平

上,使我感到一阵阵无法排遣的闷郁,感到口渴得难受,感到艰于呼吸。我知道坐不下去了,走出门来,望了望天外的星星,无可奈何地做了几个深呼吸,不知不觉地又沿着村口那条小路,向前门的门坪那边走去。

星星还是千百年前就挂在那里的星星,晚风也还是以前一样凉爽的晚风,池塘里的鱼儿偶而跃起来拍打水面的声音,也仍是和往年一样的清脆。我埋着头,在门坪里不停地徘徊着,徘徊起一串串破碎的回忆,徘徊起一阵阵无法抑制的躁乱,像一个丢失了心爱宝贝的人在努力寻找,找寻着那些永远也无法找寻的梦幻,找寻着那些逝去的日子留下的永恒的记忆……

一

暑假是学生们的天堂。可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暑假简直就是“服役期”。因为家里劳力缺,爸爸妈妈都下田去了,许多家务都落在了我和妹妹身上。每天要挑水、喂猪、做饭,有时还要到田头去“站岗”放水,但最使我讨厌的,还是那晒谷。

说是晒谷,实际上是爸爸妈妈把谷子挑出摊开后,要我们坐在门口看着别让鸡鸭来。这差事不算苦,但最烦人。那些讨厌的鸡鸭,总是饿了十年八载似的,把他们赶得远远的,一转眼,便又贼着脑袋扑上来了,稍不留神,吃了点谷子不要紧,最气人的是在谷场上大摇大摆的拉屎。遇上天气不好,那就更惨了。只要稍有动静,便紧张得不得了,一整天胆颤心惊地怕别人喊“下雨了”。

那天,天气预报说好了明天不下雨的,爸妈在入山前挑出特别多的谷子。谁知晌午时天上却罩满了一层层厚厚的乌云,遮天蔽日,大有“天将降大雨于斯时也”的势头。一时间,鸡飞狗走,晒谷场上如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可怜我那个摊子,只有我们兄妹,一个拉索,一个按谷推子,三二个回合,就累得我喘不过气来。

忽然，我眼前一亮，只见大门口站着—个年龄和我一般大的陌生女孩，正朝着我们兄妹这边看，也许是当时情急，也许是看出了她想帮忙而又不好意思帮忙的缘故，天晓得我这个平时跟班里的女同学都没有打过招呼的人，怎么会像喊自己的弟妹一样地喊一个陌生女孩：“眼看雨马上就来了，还不快来帮忙！”话一出口，自己倒先为这强作大方却生硬得可怜的话感到一阵耳热。只见那女孩脸上翻起一片红云，荡过一丝难为情的羞怯，略带娇气地瞄我一眼，然后腼腆地操起扫把，低下头，一个劲地扫起来。

一场猛烈的“过云雨”向我们刚刚收起谷子的禾坪劈下，溅起一朵朵沾着谷屑的小水花，一会儿，屋檐水便流成了小水柱。抢收完谷子还在气喘吁吁的人们，都站在大门口，望着门外的雨景，尽情地松弛着紧张的肌肉，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一些来不及回屋的鸡鸭，被淋得落花流水，赶忙跳逃到屋内，狠命地抖着身上的水。

打点好谷子后，我才想起该向那女孩道声谢，在厅子里东倒西歪的人群中寻找，却不见了那女孩的影子。

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一般都是在小学三四年级便要帮家里干些家务。特别在农忙季节，有些平时由大人干的重家务，都不得不落在孩子的身上。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现在这口“管子井”，家里的用水都得到一里外排里陈屋的那口老井去挑。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要从五米多深的水面提上一小桶水到井面是很吃力的，每提起一截，都必须先迅速地把索按在井沿上，然后再抽出另一只手一度一度地往上提，要提满两桶水得花好些时间。挑水更是吃力，起初只能勉强挑起两半桶，不能一肩挑回家，要在半途“换肩”歇息，而且很容易便体会得到那“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的滋味，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半桶水挑回厨房，桶里的水却所剩无几了。所以，每天来回七

带枷的月亮·姚生平

八趟的挑水,是那个时候我最害怕的家务。

抢收谷子的第二天,像往常一样,我和妹妹实行家务分工,我挑水,妹妹煮饭。因为抢收谷子的疲劳,也因为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我一改以往中午挑水的习惯,太阳快下山时才挑起水桶懒洋洋地来到井边。刚把第一桶水提满,便听得身后一阵由远而近的水桶声。

“挑水啦。”铁桶声来到我近处,只听得一个陌生而娇嫩的声音向我招呼。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很脆嫩,很纯净。我抬头一看,是一张微笑而略带腼腆的脸,正是昨天帮我收谷子的那个女孩。只见她穿着两肩都补有补钉的暗花格布衫,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裤子,穿在她身上很明显地觉得太短了;秀气的圆圆的脸赤红赤红的,散发着山里妹子特有的稚气,而那双水盈盈的大眼睛,却透出一种颇谙事务的灵气;一条长长的小辫子温柔地垂在脑后,没有扎花,尾梢用一条绕了红线的牛筋束着。

“你怎么也来这挑水?”我感到很诧异。“昨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赶忙补充上昨天没完成的道谢,一下子好像精神了许多。

“我来我姐夫厂里做小工,住我姐家。”

“你姐夫是谁?”

“我姐就在你家对面。”

“原来你是桂华嫂的妹妹呀,你家离这远么?”

“不很远,就在西坑那边。”说完,她便以一种不习惯与陌生人过多地说话的神情把话刹住了。

不知是出于回报她昨天收谷子的情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对她,我好像一下子没有了陌生感,没有了以前那种异性间的隔阂。见她桶里的水还不满,便自然地帮着她提水。而她却一下子紧张起来,显然是从未接受过这样的热情,显得很慌张,忙不迭地推辞,脸涨得红红的,一个劲地说:“让我自己提。”

自那以后，我便不自觉地把每天挑水的时间拖延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通过几天的接触，我才知道，她叫云华，爸爸从前年开始患半身不遂，至今仍躺在床上。家里全靠她妈妈一个人操持。哥哥去年考上了高中，弟弟还在读小学三年级，刚踏上初中一年级的她，星期假日和放学回家后，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

那些日子，我和云华几乎每天都是不约而同地来到井边的。不再陌生以后的云华是一个很热情、很健谈的女孩。跟她一起挑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们谈学习，谈自己的父母和姐妹，谈过去的趣事和未来的遐想，什么都谈。渐渐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怕挑水了，来回七八趟的路程也好像缩短了许多，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水缸里的水便已满了。有时田里的活不很紧，爸妈在我还没有起床前便把水挑够了，我心里竟会感到很不舒服，有意无意要找些东西来洗，把缸里的水毫不珍惜地往外倒。

那天上午，我在村口碰到同村的女同学林丽丽。见她挑着一个铁桶和许多行李，问她到哪里去，她满不在乎地说下学期不读书了，到县城她姨父那里做小工。林丽丽的家庭情况与云华很相似，她妈妈在她爸爸被划成右派的那阵子疯了，家里生活很苦，她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干很多家务，有时家里的活紧，她干脆不来上课。所以，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很好。

“是你爸要你去的么？”我忽然想起了云华。

“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我爸开始还不同意呢。”

“干吗不读完初中？”

“反正考不上高中的，不是一个样么？不如早出几年，多挣几年的钱……”

下午挑水的时候，云华依然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向我招呼，而我却好像心里压着什么气似的，劈头便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下学期你是不是不去读书了？”

“谁说我不去读书了？”云华被我问得莫名其妙。

“那你干吗要来做小工？”

听到我这句话，云华一下子变了脸色，气鼓鼓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只差一点没有哭出来：“我做小工碍你什么了？谁规定了我不准来做小工？哼，我把你当好人看，原来你也和他们一样，都看不起我！”说着，她眼眶里闪过一阵泪光。只见她竭力忍住泪水，别过脸去，高高地翘起那张总是对我微笑的小嘴巴，大有永远也不再理我的势头。

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好像过去了好些日子，其实只是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想好了许多向云华解释的话，并极力设计解释的时间和场面，想象她可能会作出的反应。我弄不清自己怎么会惹出这样的乱子，心里不断地责骂自己。想起她那高高翘起的嘴巴，我便感到深深的后悔，特别是第二天便不见了她来挑水，晚饭时间也不见她的影子时，更是感到忐忑不安。第三天，我照样等到太阳下了山，但还是没有云华的影子，我只好挑起水桶，无精打采地向井边走去。

“这么晚才挑水呀。”心里压着事，没留神后面的脚步声。听到招呼，我神经质地回过头，只觉得眼前一阵恍惚。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真是云华微笑的略带羞怯的脸。“傻看着我干吗？还想骂我不去读书么？”

“不，不是的。我是想……”

“我回家割禾去了，今天下午才割完，明天要做工，就赶回来了。”

“云华，那天……那天都怪我不好。可我不是有意的。林丽丽说她下学期不读书了，到县里去做小工，我……我以为……”我恨不得把两天来想好的话都抛出去。

“不，阿泉哥，是我太小气。我知道，你不像我们班的那些男

生,我恨死他们了,他们老爱在背后说我。”说完,云华皱了皱眉:“本来,去年暑假,我爸爸就想叫我辍学的,他说女孩子读完了小学,不会被人骗就可以了。是我妈坚持要让我读下去的。那天,为我读书的事,妈跟爸爸吵架了,我妈可从来没有那么凶的骂过爸爸。她说,女人命苦,就是因为没有文化。要是她有文化,就不会嫁给没出息的爸爸了。”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阿泉哥,说心里话,有时候,我真的好羡慕你们男孩子啊。”

“你哥不是读高中了吗?怎么就不让你读呢?你爸爸也太重男轻女了。”本来听说她爸爸半身不遂,我是很同情的,可现在却真有点气愤他了。

“其实,我爸爸也是没办法的,他是怕我妈太累,我们一家可是全靠我妈啊。后来,我向爸爸保证:我和弟弟的学费,暑假我可以去做小工。去年我便去了氮肥厂拣煤球,可开学后那些该死的男生就笑我‘半工半读’了。要不是老师批评了他们,给我鼓气,当时我真有点不想读呢。”

看着她那双灵气而过早地掺杂忧愁的眼睛,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女孩,心里像塞满了什么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的感觉,直想能好好地喊它几句,把它们都喊出来。

“云华,我要是你哥,我就不读高中了。”

“为什么?”

“我要去做工,让你读完初中。”

“瞎说,我可不要你这样的哥哥,哪有男孩子不求上进的!”

“可是……总之,我要让你读完初中。”

“尽是傻想。我这不是照样可以读完初中么?”云华脸上荡起一阵幸福的轻波,但很快便被一丝毫无把握的阴影掩住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赶快挑水吧。”为了掩饰内心的无可奈何,她连忙把话题引开。